

武士的一分(三)

南方壺

日本著名的編劇家橋本忍(1918-)，曾與大導演黑澤明(1910-1988)合作拍出不少作品，兩人關係深厚。在其所著“複眼的映象：我與黑澤明”一書中說，武士修行乃發生在室町時代(1336-1573)末期，至戰國時代(約 1467-1615)。在那段時期，武士即使囊空羞澀，也能全國四處走動。因他們只要到練武場與人較量一番，那天的晚餐就有著落了，隔天一早還能拿到硬飯糰。午餐呢？行走江湖，一天若能有早晚兩餐吃，就很不錯了。至於飯糰，內容當然不像現在 7-Eleven 所賣那麼豐富。白飯裡若夾有一兩顆醃漬過的梅子，就已覺得是人間美味了。假設找不到練武場怎麼辦？那就找間廟宇，善心的寺廟，對漂泊的旅人，通常會提供晚餐及住宿，隔天再讓你帶個硬飯糰離開。野曠天低樹，若練武場及寺廟皆遍尋不著，該如何是好？由於那時各地治安普遍都差，常有盜匪山賊出沒，因此可到有需要的村莊，憑藉功夫幫忙守夜，以換取晚餐及隔天早上的硬飯糰。若連守夜的機會也落空，只好摘果子、抓魚，或抓蛇，勉強果腹了。生活不容易，有些武士遂淪落為野武士，也就是山賊，靠打家劫舍為生。

在“七武士”裡，一個受不了山賊經常來襲的村莊，村民集思廣益後，派人去尋找願意協助他們對抗山賊的武士。農民太窮，對能拔刀相助的武士，提供的酬勞僅是白米飯。

心在南方

這樣的廉價，想找到人為你賣命，有沒有搞錯？豈料還居然打動了七位俠骨柔腸的武士。不過眾武士很快便發現，備受欺壓的農民，並未箠食壺漿以迎王師，對他們五體投地的歡迎。農民對武士有所保留，甚至會使些詐。眾武士雖生氣，卻未拂袖而去。因他們了解，農民之所以小器、隱瞞，甚至狡猾，正是因長期被野武士欺壓下，對武士所產生的惡感及提防之心。武士重然諾的尊嚴須維護，既然答應了，就該義無反顧，沒什麼好計較，武士們個個收起不滿。最後山賊是全被殲滅了，村莊重現久已未見的安詳。但武士也付出沉重的代價，在激戰中，折損了四人。電影結束前，農民敲著大鼓唱著歌，歡樂的下田插秧，渾然忘了曾為他們出生入死的那幾位武士。倖存的三武士，站在四座死去戰友的墳墓前，不禁慨嘆“這次存活下來了，只是贏的不是我們，而是農民。”

武士注重修行，不圖享樂，也不畏艱難。而且只要理念契合，高興之下，即使沒有什麼大好處，勞苦擔重擔亦無妨。

在“用心棒”裡，一浪跡江湖的武士，來到一小鎮。鎮中有兩派惡勢力，為爭奪地盤經常打鬥。看不過去的武士，決定插手一管。萬勿以為武士皆有勇無謀，他先設計讓雙方火拼，於一方被消滅後，再親手除去僅一息尚存的勝方。小鎮終於恢復昔日安寧，功成不居，武士飄然離去。“椿三十郎”算是“用心棒”的續集，運籌畫策，以寡擊眾，除邪懲惡後，武士亦飄然離去，兩部電影的劇情雖有異，但主軸類似。

“吾觀自古賢達人，功成不退皆殞身”，這出自於李白(701-762)“行路難”那三首詩的第三首。事成後飄然離去，不帶走一片雲彩，也是一種武士的精神。

在“宮本武藏”三部曲裡，又給出一種武士的典型。宮本武藏由老僧一再對他的叮嚀“不可太強，要再弱一點”，終於體會到“老子”一書裡“強大處下，柔弱處上”的原理。由強轉弱，可說是昇華至另一境界。又雖追求劍道，但並非整天與劍為伍，這太形而下了，他注重內在的修為。從雕刻、耕種，到讀書，都能對劍道有所領悟。他不獨善其身，有時行到某窮鄉僻壤，靈光一閃，便駐足下來，協助當地居民對抗山賊，或整治水患。他藝高卻不膽大，臨事而懼才是他所崇尚的。要知不管願不願意，武士常得面對生死決鬥。只是人外有人，武士雖不畏死，卻也不須樂於送死。能回家看到笑臉相迎的妻子，還是比較好的。若仗勢功夫超人一等，暴虎馮河，一條小命，早就朝不保夕了。

吾輩乃四體不勤的書生，又怎會與武士相提並論？其實在我國文學裡，文常以武的形象呈現，武彷彿是文的另一面相。如賈島(779-843)的那首“劍客”：

十年磨一劍，霜刃未曾試。今日把示君，誰有不平事？

以“十年磨一劍”來描述“十年寒窗”裡所做的事。而在龔自珍(1792-1841)的“漫感”中，有句：

一簫一劍平生意，負盡狂名十五年。

心在南方

少年那股意氣風發的豪情，藉著攜蕭帶劍走江湖來形容。讀書人行萬里路時，行囊中豈可僅有書？還得有支蕭，再配上一把劍，方能瀟灑走一回。又像在張潮(1650-?)那本著名的“幽夢影”中，有底下諸句：

胸中小不平，可以酒消之；世間大不平，非劍不能消也。

文人講武事，大都紙上談兵；武將論文章，半屬道聽途說。

武人不苟戰，是為武中之文；文人不迂腐，是為文中之武。

黑澤明在其自傳“蝦蟆的油”裡，提及他唸小學五年級時，也就是約在 1920 年，劍道乃必修課程。由於在學校裡上課練出興趣，他還另至道場拜師學習。所以中、日的歷史上，均的確有段文人得懂武事的時期。

由家裡到高大，單程 3.9 公里，要走 40 分鐘。約自 8 年起，每天傍晚除非下雨，我都步行回家，隔天再走到學校，來回 7.8 公里共花 80 分鐘。當做運動，絲毫不以為苦。出了校園，沿途幾無住家，但見車子一輛輛呼嘯而過。偶有好心人停下，想載我一程，都遭我婉拒。武士走遍天下，就靠雙腿，我不過在 3.9 公里間來回，不可趁機偷懶。由於將車子留在學校，有時前晚天氣好好的，早上卻遇傾盆大雨，便只好撐傘出門。家裡與學校間，約一半在台 17 公路上，一半在空曠的校園內，走在雨中，毫無遮蔽。若遇到狂風大雨，傘幾乎無功能，常淋得一身濕，那也沒辦法。有時走啊走，

心在南方

不禁飄飄然，自以為是武士，能吃苦耐勞，能忍人所不能忍。但仔細一想，我的走路，是在平地，才 3.9 公里，僅需注意汽車，沒有山賊之類的，加上高雄下雨的機會不多，這種走法，有如散步詠涼天，根本算不了什麼。反觀武士，不時得翻山越嶺的疾行、留意晚餐是否有著落，甚至得隨時警覺是否有人或動物突襲，餐風露宿是常有的事，我望塵莫及。其實不只是行走，我的生活真太舒適，遠非武士所須遭受的挑戰可比。說來慚愧，我不過是個假武士罷了！

退休後要當個真武士！（103.2.27）